

2014《小说选刊》茅台杯小说获奖作品集

中国好小说

〔中篇卷〕



小说选刊 / 选编

方 方	涂自强的个人悲伤
马金莲	长 河
李 唯	暗杀刘青山张子善
王妹英	一千个夜晚
贾平凹	倒流河
刘鹏艳	红星粮店
李佩甫	寂寞许由
蒋 韵	朗霞的西街
刘永涛	我们的秘密
张 炜	小爱物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I247.7
1587
V2

014033433

2014《小说选刊》茅台杯小说获奖作品集

中国好小说

〔中篇卷〕

小说选刊 / 选编



北航

C1721850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I247.7
1587
V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4 中国好小说·中篇卷 / 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 —北京:

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068-4063-7

I . ① 2… II . ① 小… III . ①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9118 号

2014 中国好小说·中篇卷

小说选刊 选编

策划编辑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 170 毫米 × 240 毫米 1/16

字 数 420 千字

印 张 31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063-7

定 价 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001	涂自强的个人悲伤	方 方
097	长河	马金莲
143	暗杀刘青山张子善	李 唯
211	一千个夜晚	王妹英
249	倒流河	贾平凹
277	红星粮店	刘鹏艳
317	寂寞许由	李佩甫
363	朗霞的西街	蒋 韵
405	我们的秘密	刘永涛
443	小爱物	张 炜
481	青春与沧桑	王 干

——2013年中短篇小说的一种解读


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

方方／著

|| 作者简介 ||

方方，女，1955 年生于南京，198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。主要作品有《风景》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《埋伏》等。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河并不宽，石头遍布。

水在石头缝里流，风小时可听到的的哆哆声，像是两人在呱呱地讨论，如少女的清脆，间或似还有笑。山里的风经常很大，于是更多时，流水轰轰着撞石，倒像男人们瓮声瓮气地争执。越朝山里，路越细窄。两架山便对脸凝望。山影也就轮流倒在对方的身上。

下了几天雨，木桥垮掉。村长原说马上就修。眼见雨又要下，村长就又说，等雨停稳再修吧。

涂自强从溪南村回来。过河时，踏着石头，一步一跃。以前上学，他懒得走桥，也这么跳。人之本能许多都与动物类同。涂自强每跳石头都有愉悦之心。但在这天，他却心神黯然。

涂自强捏着采药给的诗。适才在板栗树下与她挥手作别时尚且放声大笑，转身拆纸展看，却发了呆。想回头再去说点什么，终是忍了下来。二十几里山路，这诗竟一字一榔头地敲打他。落在脑袋顶，也落在胸口，痛得他走走歇歇。还没到家，所有字便如石匠凿了两道。脑袋里一道，心头上一道。

不同的路

是给不同的脚走的

不同的脚

走的是不同的人生

从此我们就是

各自路上的行者

不必责怪命运

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

采药落榜了。她情绪低落，不想多话，只是在这张淡蓝纸上写字，然后交给他。涂自强想起，这是他在县城配眼镜时，特意到文具店买下的一叠蓝色信笺。他知采药喜欢写点什么。

从石上一跃上岸，涂自强未及站稳。迎面过来一头牛，牛背上坐着四爹爹。四爹爹说，强伢，说是你考取了大学？

涂自强点点头，说是呀。

四爹爹说，要去汉口？

涂自强说，嗯。不过学校不在汉口，在武昌。

四爹爹便拍着牛背大笑，说好好好，都一样都一样。我涂家也出了人才。

四爹爹的手太重，拍得牛不知所措，两眼露出恹惶。涂自强淡淡笑道，四爹爹，只是上个大学哩，还不是人才。

四爹爹说，咋不是？村子里卢家孙家，没一个大学生吧？村长的儿，也没考取是不？何况你还不是去襄樊，是去汉口！你四爹爹，还有你爹，你一箩筐的叔伯，哪个去过汉口？你不是给我们涂家争光又是咋的？

涂自强想想也是。涂家在村里是小户，一直受气，这回也算可以扬眉一次。四爹爹说，强伢，你这口气争得好。想当初，你生下来，你爹叫我给你取名字，我就想到两个字：自强。我们涂家没有别的，就是靠自家强。

涂自强笑道，难怪我考得好，原来是四爹爹的名字取得好哩。

四爹爹便高声笑起，嘎嘎的，河两岸满山的树如被大风吹刮，也都哗哗的。牛也被这笑声感染，恹惶不见了，它哞地叫了一声。四爹爹说，看，我屋里三黄都替你高兴哩。

风掠过涂自强耳边，夹杂其中的笑也轰隆隆地过去，响亮且欢悦。涂自强原本有些痛得紧紧的心，竟被这声音舒缓下来。

这天夜里，一家人都高兴，且睡不着觉。父亲一向呆板的面孔，也活

动起来。嘴角边漫出笑意，又似不是。母亲慌张地进出，不知忙些什么。还不停地转到案前，给摆在上面的观音菩萨拜上几拜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上几句。四爹爹领了远亲近邻几个过来祝贺，录取通知书便在这些黑糙的手上传来传去。一伙子七嘴八舌地又坐了许多。

涂自强没有加入谈话，他只是静坐一边。劣质烟雾呛得母亲连连咳嗽，她的眼睛被灶火熏得早已浑浊，见烟淌泪，此刻便又淌，是因高兴还是因烟熏也无人晓得。直到夜静得狗都懒得叫了，此时人们才一个一个高声地咳着离开。

这晚的涂自强也久睡不着。他有许多的高兴，但也不尽然。月光从屋顶亮窗漏下，很淡却很晃眼。采药的脸和诗便都在那片光亮处游荡，没有言语，只是静走，仿佛鬼魂。涂自强迫使自己闭上眼睛。这鬼魂便越过他眼皮，浮在暗中。涂自强只见自己一步一步地随它而行，然后抵达一处沙漠。沙漠了无边际，亦了无一人。他已不知他追随着谁，只知剩他一人在苦苦挣扎。挣扎到脱力，连路都走不了，于是爬。爬去爬来，他亦不知自己要爬向哪里。蓦然间，身边有驼铃来去，清脆嘹亮。人们抬头走路，笑声夹在铃声里，全然不觉有他存在。他也就低头不看，努力地在他们脚边爬着，骆驼蹄几次都踩到他。他痛得嗷嗷叫唤，声音压不住驼铃里的笑，自是无人听见。就这样，他把天色爬出了朦胧。亮窗里的光变得明亮，然后发热，热气落在他的身上。莫名中他就醒了。揉眼时，恍然还在爬。并在身后爬出一行字。字很清晰，浮在黄沙上。风刮得呜呜作响，竟未吹散它们。涂自强看得很清楚，是九个：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。

太阳升得老高。涂自强走出屋门。母亲正喂猪。猪是前几个月才去镇上抓回的。母亲说，看，小黑长得多肥呀。小花前阵子瘦，现在又回过阳来，见天长肉。等你从大学放假回来，它俩，哪个肥就杀哪个。

涂自强自上中学，家里就没让他喂猪。他想接过饲料，母亲却避了下

身，说这个活儿哪能让你做？又说，我煎了面饼，放了鸡蛋，是今早上家里的鸡特意为你下的。

涂自强很少起得如此晚，他说，妈你怎么不叫我起？

母亲笑道，我就是想让你睡哩，难得我儿好生睡个安神觉。

涂自强便跟母亲搭讪，有一句没一句。母亲执意赶他进屋吃饭，涂自强只好随她。面饼搁在灶台上，涂自强便坐在灶前的木椅上嚼食着。那个梦竟在此时又浮了出来。平常睡醒，梦都会忘得干净，可这一次，却记得整个过程。涂自强不解其故。又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会在沙漠里爬？好孤单好落魄的样子？

涂自强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儿子。他原有两兄一姐。姐姐十六岁时，跟人外出打工，从此了无音信，连一个字都没有寄回。村里其他打工的人，都说没见过她，涂自强的母亲不知何处去找，便只每年在她生日那天，下一碗面，一家人闷闷地吃，边吃边叹，说人怕是没了。而两个哥哥，一个痴呆，没满七岁就死掉了。另一个倒是长成了人，在姐姐跟人外出打工那年，也跟村里人去到山西挖煤。早几年还带钱回家，后又捎信说在外面找下媳妇。媳妇也没带回来过，再后来，就没了声息。山西有人带来口信，说是死在煤井下了。他在山西哪里，又在哪口井挖煤，家里无从知晓。涂自强曾想去找，被母亲拦下。母亲说，上哪找？再把你丢了咋办？这就是他的命。家里就指望你了，你还是好好念书吧。父亲本就是个闷人，没了两儿一女，他更是一天难说一句话。除了在山脚种土豆，再或进山打柴，涂自强没见他做过别的事。十年时间，哥姐连续出事，父亲仍是进山打柴刨土豆地，眼泪都没见流，谁也不知他心里的想法。母亲说，他会想啥？他什么都不会想。他脑袋是空的。再说了，想又有有什么用？母亲说时，眼泪哗哗地往下垮。她的眼被灶柴常年熏得管不住眼泪。垮了一阵，便自己用衣袖把脸一抹，说就是这个命吧，好在还有强伢。

那一年涂自强上了高中。

涂自强从父亲和母亲的脸上，看到了自己的责任。他心知父母千痛万痛，能够扛下来，就是心里还有盼。他就是他们的那个盼。明白了这个，涂自强每天早起，都会暗暗对自己说，涂自强，你不可让爹妈失望。

吃完饼，涂自强在缸里舀了一勺凉水，咕嘟嘟灌了下去。这是他在学校养成的习惯。学校早餐大多一个馒头，从没吃饱过。采药说，吃完就喝水，馒头在胃里泡胀开，就会饱。涂自强听信采药的话，于是每天饭后要喝一茶缸水。喝水后果然有强烈饱感。采药说那话时，他俩刚升到初二。

涂自强眼里又浮出采药的样子。他想，要不要再去一趟溪南村？母亲挎着筐，手上拎了根锄，说是去坡边的地里挖点土豆。涂自强说，我去吧，你在家歇着。

母亲一闪身，说哪能让我儿做这样的粗活？这不成。村里人会骂我的。四爹爹昨晚还说了，你就是我们涂家的金枝玉叶，要好好伺候着。

涂自强就笑，说吓唬人哩。

母亲也笑了，说吓唬就吓唬，我们愿意哩。你去跟同学玩去吧，也在家待不了几天。四爹爹还说了，你一脚踏出村，将来就是国家的人才。我们涂家不可以屈了人才。

涂自强觉得跟母亲说不清，只得望着母亲远去。母亲年岁渐长，走路也没了以往的轻快，一步一顿，重重的样子，仿佛腿上坠了铁块。日常的灶柴和冬天的烤炭，累月烟熏火燎，她的眼睛业已浑浊不清，用衣袖拭眼已成习惯动作。涂自强看着母亲不时抬手拭眼，心里发酸，暗想，将来一定得让她过好日子。

天气十分晴好。村长领了两个木匠开始修桥。涂自强过去打招呼，村长说，强伢，你好出息。往后进了城，还是要记得乡亲哦。

涂自强说，当然当然。走哪都不能忘本。

村长斩钉截铁地说，学好了得去县衙当官！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当官，

就吃不到亏。朝内有人，一村人都好过。你爹妈我会照应。你呢，将来就照应我们村。

涂自强哭笑不得，说我学的是物理，这不是当官的专业哩。

村长说，谁说不是？溪北村马家小子学的是养猪哩，谁见他养猪了？在京城当了领导，县长见他都哈腰。看看他们溪北村，县里有好事情就归他们，修路都先修到他们村口上。涂自强笑笑没回嘴，他知道村长说的是个事实。

涂自强独自朝溪南村走。他本不想走这个方向。脚却不由自主。脚已经习惯了到那里去。习惯了沿着溪岸，习惯了贴着山边，习惯了顺着杜鹃花一溜开着的土径，就像狗习惯了自己回家的路一样，脚也习惯了去溪南村找采药。

一直走到溪流拐向西山涧，猛见到溪南村口的板栗树，涂自强怔了一下，刻在他脑海里的诗又浮了出来：不同的脚 /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 / 从此我们便是 / 各自路上的行者。

涂自强刹车般收住脚步。他蹲在一丛杂木边，埋下头强迫自己定心。他对自己的脚说，往后再不准走到这条路上来，要记得去走一条新路哦。

二

离开学还有好些天，涂自强决定提前走。他对父母说，咱的钱也不够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城里打工的地方多，早去不定可找个地方干干活，多少也挣点读书钱哩。父亲说，娃说得是。闲着是来不了钱的，何况山里活钱也难赚。这是涂自强这辈子听到父亲讲的最长的一句话。他有些惊讶。

母亲便说，都随你哩。

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。父亲早起看了天，说了一句，今儿天色好出门。屋外的天很亮，两架大山耸着厚背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。阳

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，落得一地灿烂。山坡上的绿原本就深深浅浅，叫这光线一抹，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，空气也似透着绿。

母亲坚持让涂自强穿长袖衬衣，嘴上说，山里风凉，到了镇上，天热了，也不要脱，太阳大着，防晒哩。涂自强由着母亲，因为他知道，任他怎么反对，也是没用的。

母亲将一条细长的布带仔细地扎在涂自强的腰上。扎紧了，又特意用手扯了两扯。这是母亲连夜赶着缝起的。布带有一寸宽，双层空心，细密的针脚把布带口封得严严实实。母亲缝完还用手拽了几拽，见没拽散，才放下心。现在，它里面鼓鼓囊囊地塞了东西。母亲努力地让它们变得平展。涂自强知道，那是钱。是他全部的钱。是这些天村里所有涂姓人家凑给他的学费。钱很零碎，村里人家甚至没有大钞供他们一换。母亲说，这个万不可离身，也万不可被人瞧见，更不可丢了，乱花也不可以。村里人都穷，凑这么多是心意。你去学校就得靠它。爹妈帮不到你，我儿你全得自己靠自己了。

母亲说着眼睛又流了泪，她依然用衣袖拭眼。涂自强看到母亲的衣袖处业已黑湿一片，便有些难过。但他还是忍下了。母亲的头发被门外风吹得翻起，发根深处露出些白。母亲刚满五十岁，却已像个老人。涂自强想，将来定要让爹妈住进城里，定要让他们这辈子享享福才是。

涂自强搭了台拖拉机离开村庄。村子里人家并不多，都分散在一个个山洼里。远的过来一趟要跑几十里路。但村里老少差不多全赶来为他送行。路口的银杏树下，稀落地站着他们。鸡狗猪还有小孩子亦都倾巢而出，在大人的腰以下，一派胡蹿乱跑。涂自强跳上拖拉机，见整个树下鸡飞狗跳得煞是欢腾，心里竟冒出不舍的念头。

山里静，拖拉机开离了好远，还有声音沿路拐弯托风传来：强伢，要当个大官回来！又有声音说，回来把村里的路修宽点，好走卡车。

涂自强又感动又好笑。拖拉机手是涂自强的小学同学。他读到五年级家里没钱就退了学，现在便跟着镇上的建筑队拉砖拖石头。拖拉机手说，都拿你当英雄哩，指望你学完回来拯救村庄似的。

涂自强便笑，说亏得他们敢想，吓也要吓死我了。

拖拉机手哈哈大笑，说小时候还以为我比你有出息，想不到居然你比我出风头多了。

涂自强说，我不过傻读书罢了，到现在还是你出息呀。这不我蹭你的车来了。涂自强话音一落，拖拉机手又一阵大笑。拖拉机便摇摆得厉害。

翻了一架大山，离村远了。又行了许久，行至山脚拐弯，突然转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，拖拉机速度正快，眼见得要撞上。涂自强惊骇地叫喊起来。拖拉机手有点慌乱，遂将拖拉机朝着山壁贴去。

女孩倏一下擦边而过，几乎没有刹车，在涂自强惊魂未定之中，骑远了。拖拉机却失了控，贴着山壁开了十来米，熄火停下。拖拉机手跳下来，看了看拖拉机头，用脚踢了几下，然后朝着涂自强说，我见了女人就倒霉。得找人来修，怕是明天也动不了。

涂自强亦跳下拖拉机，说我哪能陪你等到明天？

拖拉机手说，不能等，就自己赶路去吧。原本说你蹭我的车，让我比你有出息的，现在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了。

涂自强笑了笑，说等你哪天有了好车，我再蹭。这机会我一定给你留着。

拖拉机手帮他行李拿下，又托起放到他背上，然后说，一边走，一边拦车，没准拦到小轿车，比我这个舒服得多。

涂自强懒得跟他贫嘴，背着行李，朝他晃晃手，自己上了路。所谓行李，其实就是一床被子包裹着几件换洗衣衫，再加三两本涂自强喜欢的书而已。冬衣从初中一直穿到高中，早就烂得不像样子，母亲便说，今年冬

天重新缝件新的，到时候寄过去。所以涂自强最厚的衣服就是一件运动衫，行李倒也不重。

通往镇上的山路是偏道，少有车辆往来，十分清冷。涂自强背着被子独行，便有些醒目。偶有汽车驶近，他忙不迭扬臂挥手欲拦之，汽车却根本不搭理他的一厢情愿。一个司机甚至伸出头朝他啐了一口。涂自强闪身避让时，几乎摔到山下。稳住脚定神间，他想骂人，言词到了嘴边，却突然想起采药的诗。采药说，不同的路 /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/ 不同的脚 /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。

是了，涂自强想，自己的人生，只能靠自己的脚朝前走了。

走着走着，倒也没觉得什么了。红军长征两万五，爬雪山过草地，还要打仗。而他不过背着行李朝镇上走，如此而已，又有什么可在乎的？这么一想，涂自强心里倒真的强大起来。

几近中午，涂自强还没出山。肚子却饿了。山边有户人家，门前门后都种着菜。涂自强走过去，门大开着，却没有人。

涂自强叫了一声，有人吗？

一个女人声音从头上落下，找哪个？

涂自强抬起头，见一女人从山上拖着树枝朝下走。树枝七叉八歪，长长短短。涂自强忙放下行李，快跑几步，上到她跟前说，我来帮你。女人说，这个我自己拖下去，山上还有一些，你帮我弄下来。

涂自强继续朝上，约摸走了四五十米，果然见有一堆砍好的枯树枝散乱放在石壁边。涂自强顺了顺，找了根藤，挑了几树粗的，扎在一起，顺溜而下，拖到了屋后。女人正站在那里揩汗。她边指教涂自强摆放树枝，边说，学生娃，你找哪个？

涂自强说，我搭拖拉机去镇上，哪晓得它半道坏了，我只好走去。走到这儿，口渴，肚子也饿，看看能不能讨口水喝，搭边吃顿饭。说罢涂自

强又大声补充一句，我付钱。

女人笑了起来，挥挥手说，去帮我把山上的树枝都拖下来吧，吃饭不要钱，当是我付你的工钱。

涂自强一听大喜，忙不迭地说，那是最好。

涂自强总共拖了三趟，方把女人堆在山上的树枝全部搬了下来。他抬头看看天，觉得这两天恐是会下雨，心道这柴湿了最是很难烧，便又将枯枝摆好理顺，见旁边扔着一块旧塑料布，顺手扯起搭在树枝上。

涂自强做完活儿，再进女人家时，女人已在厨房做饭了。灶里的火苗一蹿一蹿地朝外跳。涂自强说，做完了。

女人便一努嘴，说那边有水，洗手，喝，都行。山上的水，干净哩。

涂自强说，我晓得。我家的也是。

女人家的菜很简单，除了一碟咸菜，也只有一盘炒茄子，女人放了几只辣椒，碧绿碧绿的夹在其间。对涂自强来说，这些已足够好。女人不时给涂自强夹上两筷子，嘴上反复说多吃点。涂自强说，我知道我知道。

饭间女人问涂自强去镇上做什么。涂自强便把自己要去武汉上大学的事说给她听，说时语气里充满自豪。又说他走到镇上再坐车到县里，然后再由县里转车去武汉。

女人脸上便一脸的佩服，连连叹说，你爹妈养了你这样的好儿，真是合适。涂自强笑而未答，心里却想，说得也是哩。

吃过饭，涂自强准备上路。女人说，慢点。说罢她进到里屋，几分钟后，拿了个小布包出来，说你走到镇上，必定赶不及上县里的班车。我男人在镇上给人盖屋，你帮我捎两件衣服给他，顺便让他给你找个地住。

涂自强忙说，我捎衣服就行，不麻烦大哥了。

女人说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，我们山里出了大学生，他坐一晚，都得让你睡下。不然你还花钱住店？

涂自强觉得女人的话说得暖心，便笑道，哪能让大哥坐一晚？我听你的，去了随他安排好了。

谢过女人，涂自强继续顺山路行走。或是吃饱饭的缘故，又或是女人的话句句都暖着他的心，虽然背着行李，却也大步流星。走了许久，全无累感。天擦黑时，涂自强走到镇上。按女人给的地址，他顺利地找到她的丈夫。

那男人拿着衣服有些惊讶地看着涂自强。涂自强便又将自己要去武汉上大学的事念叨了一遍。男人的眼睛顿时就亮了，昏暗中，仿佛照亮了涂自强的脸。男人说，你比我有出息，我也参加过高考哩。差几分没取上，现在只好干苦力。

男人招待涂自强吃饭，又把他介绍给一起盖屋的人。闻知涂自强是准备进武汉念书的新科大学生，大家都开心起来，起哄着要喝酒。端菜上桌的大婶说，喜事喜事，我们山里出个人才不容易，我去加个菜。说话间，蹲在墙边吃饭的人都围了过来，大家便将桌子腾展得更开。酒是谁拿来的，涂自强也不知道。他糊里糊涂被人敬了几口，不一会儿，就醉倒了。朦胧中，听到有人笑，说这会读书的人就是不会喝酒。我们就是因为会喝酒，所以不会读书。后面还有什么声音，慢慢都在涂自强的脑间渐行渐远，蓦然间就没有了。

涂自强醒来时，天已大亮。屋顶上射过几道光柱，像是阳光劲道太猛把屋顶捅穿似的。简陋的工棚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满屋都是臭烘烘的味道，比他上学住的宿舍更浓。那时他们几十人住一间大仓房里，铺挨着铺，天天体味汗臭味挥之不去，就连冬天也是如此。涂自强有些恍然，几秒后，方忆起自己置身何处。他小小地自嘲了一下自己，觉得不过刚离学校两个月，自己似乎就开始了怀旧。

屋里小桌上有碗稀饭和两个馒头，一个大婶伸头叫了一声，起来了？